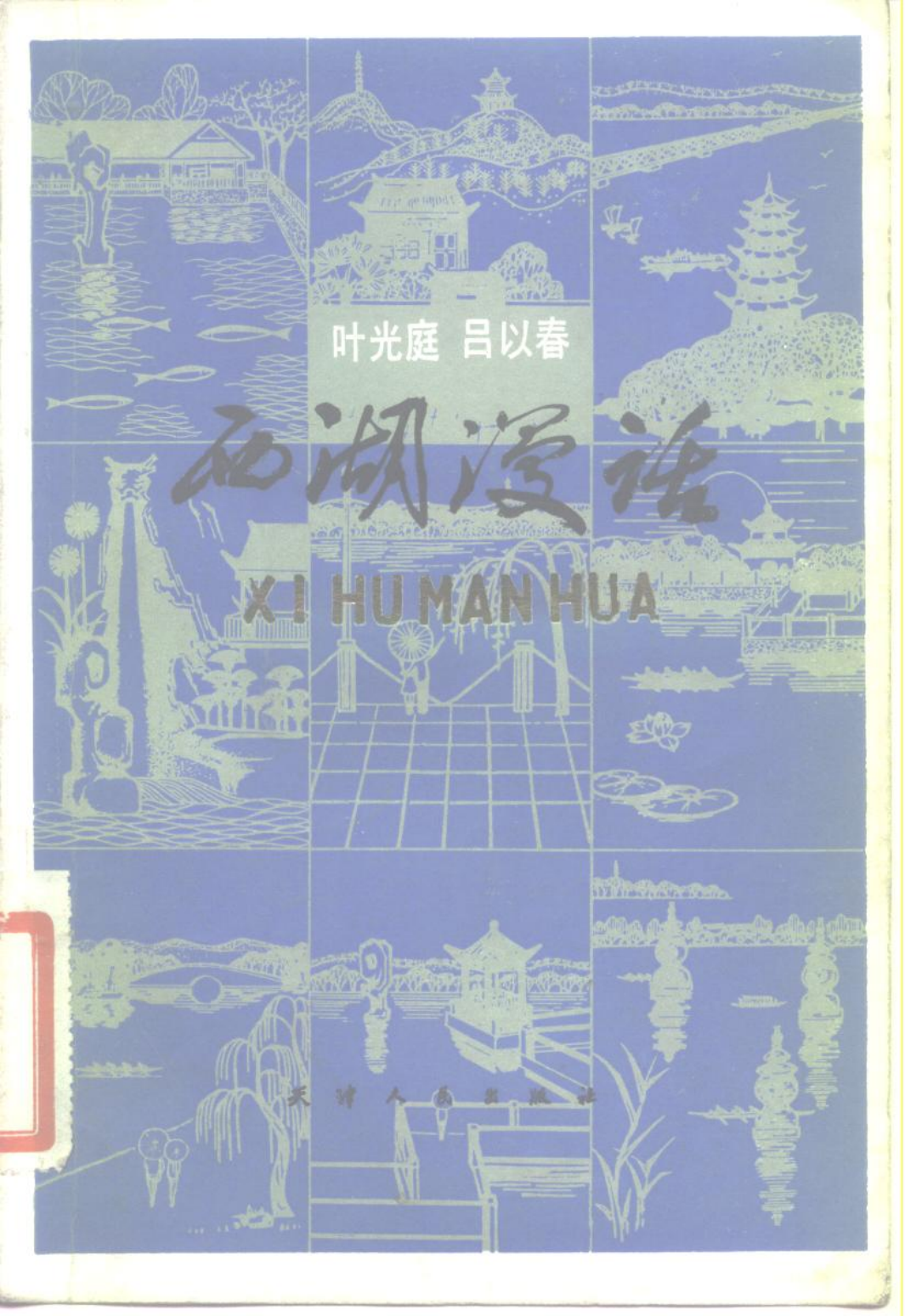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叶光庭 吕以春

西湖漫话

XI HUMAN HUA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K928.7055/4

西湖漫话

叶光庭 吕以春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97785

897785



西 湖 漫 话

叶光庭 吕以春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.125印张 136千字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

统一书号：12072·22

定 价：0.63元

目 录

与君从头说西湖·····	(1)
白堤与苏堤·····	(12)
西湖里的“瀛洲”·····	(24)
保俶塔和宝石山·····	(31)
吴山纵横谈·····	(37)
灵隐寺与飞来峰·····	(45)
龙井的轶事与传说·····	(55)
六和塔与钱塘江大桥·····	(60)
岳庙与岳飞·····	(68)
开浚西湖的又一功臣—杨孟瑛·····	(77)
孤忠劲节的于谦·····	(84)
坚贞不屈的张苍水·····	(93)
风雨亭与秋瑾·····	(100)
热爱西湖的隐逸诗人·····	(111)
关于钱塘江湖的神话·····	(119)
弘一法师其人·····	(127)

文澜阁与《四库全书》	(136)
印学话西泠	(147)
浙东第一石	(156)
断桥与《白蛇传》	(161)
漫话杭州名产	(170)
龙井茶叶虎跑水	(182)



与君从头说西湖

杭州山明水秀，风景如画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。

杭州之美，就美在西湖。她三面环山，一面临城，山外有江，江通大海，湖山江海汇集一处，城市山林互相辉映。千百年来醉倒了多少诗人词客，为她吟咏歌唱；现在又吸引了多少国内外游客，因她而流连忘返。

美丽的西湖，是怎样形成的呢？自古就有许多神话传说。其中一个是这样的：古时天上住着一條玉龙和一只金凤，它们在天河的仙岛上找到了一块璞玉。玉龙金凤惨淡经营，喙爪并用，经过多年辛苦，才把这块璞玉琢磨成一颗晶莹的明珠。明珠的光芒照到那里，那里的树木就常青，那里的百花就盛开。王母娘娘看中了这颗明珠，乘玉龙和金凤熟睡之际，把它偷走

了。玉龙和金凤四处寻找，终于发现光芒四射的明珠原来在王母娘娘手里，于是闯进天宫夺珠。王母娘娘倒在地上，两手一松，掌上明珠就从天上掉落人间，变成了亮晶晶的西湖。玉龙和金凤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明珠，一个变成玉龙山（玉皇山），一个变成凤凰山，永远守护在西湖之滨。

以明珠比拟西湖，无论从它的形象或价值来说，都是非常恰当的，她确实是我们祖国的一颗明珠。但把这块璞玉琢磨成明珠的，并不是什么玉龙、金凤，而是历代的劳动人民。西湖的美是大自然赐予和人工治理相结合的产物。

根据地质学的研究，西湖在远古时代是和钱塘江相通的海湾。著名的地理学家竺可桢在《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》一文中指出：

“不但西湖东面有冲积土，就是西面也有冲积土，假使我们能追想钱塘江初成时候情形，一切冲积土尚未沉下来时，现在杭州所在地方，还是一片汪洋，西湖也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儿。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，变成一个泻湖。”

今天我们登上北高峰或南高峰向东了望，还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马蹄形海湾的轮廓。它南、西、北三面环山，东面今天杭州市区一带，则是海湾口，吴山和宝石山是环抱这个小海湾的两个岬角。那时候，杭州湾的滚滚海潮，可以直拍灵隐山下。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。”韬光观海亭柱子上的这副楹联，正是这一景色的写照。钱塘江上挟带而来的大量泥沙受海潮顶托，在两个岬角附近慢慢淤积起来；海湾三面群山被溪流冲刷下来的泥沙，也在岬角附近慢慢沉积，使沙嘴不断发

育延伸，最后终于联成一片，把海湾与大海隔绝开来。西湖就是这样形成的。当然，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，它从远古一直继续到汉朝或稍后。

解放后，地质工作者在拱宸桥一带钻探，在厚约三十到五十米的第四纪松散沉积层的底部，发现有三米到五米砂砾层，而且其中杂有海滨生物贝壳。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竺可桢的结论的正确性。“杭之为州，本江海故地”，“今州之平陆，皆昔之故江”。宋朝的学者早已从观察中得到了这个正确的结论。

西湖古时候是个海湾，与江相通，这还可从历史文献和古迹传说中得到印证。杭州古称钱唐，属会稽郡，相传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设，县治在灵隐山下。公元前二百一十年，秦始皇“上会稽，祭大禹”，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所载：他“过丹阳，至钱唐，临浙江，水波恶，乃西百二十里，从狭中渡。”唐代陆羽的《武林山记》又说：“自钱塘门至秦皇缆船石为西石头，相传秦始皇帝东游泛海，舫舟于此。”元代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也说：“始皇将登会稽，为风浪所阻，故泊舟此处。”秦皇缆船石在宝石山南麓大佛寺中，至今遗迹犹存。虽然秦始皇是否真的在此缆舟，已无法证明，但只有西湖古通江海，才有可能产生缆船避风的传说。

秦时，西湖既是一个海湾，当然不可能有湖泊的名称，当时环抱海湾的群山统称武林山，山水汇注入湾，也笼统地称之为“武林水”。

约莫到两汉时期，两岬沙嘴相接，西湖的雏形才开始形成。但仍是随潮出没，处在若有若无之间。酈道元《水经注》说：“（钱唐）县南江侧，有名圣湖，父老传言，湖有金牛，古见之，神化不测，湖取名焉。”湖有金牛，这当然不可能，

也许是随海潮偶然闯入湖中的鲨鲸等海洋鱼类，古人无以名之，把它称为“金牛”。同时认为金牛出现，五谷丰登，是“明圣之瑞”，因此把湖称为“金牛湖”或“明圣湖”^①。可见金牛出现的传说，仍与西湖通江一事有关。

汉代，人们已开始了对西湖的治理。从《水经注》转引南朝钱唐令刘道真写的《钱唐记》中，我们还可以粗略地知道最初治湖的情况：

“防海大塘，在县东一里许，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，以防海水。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，即与钱一千，旬月之间，来者云集，塘未成而不复取，于是载土石者，皆弃而去，塘以之成，故改名钱塘焉。”

据清人陈文述考证，华信所筑的塘，在钱塘门至清波门，即今湖滨路、南山路一带，实为西湖最早的堤。自后“江湖始分，涨沙渐远”，西湖才初具规模。所以《湖山便览》说：

“江海与湖至汉始隔”。华信筑塘，大大加速了今杭州市区一带地方的成陆过程，促使西湖水淡化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所以华信实为杭州的“第一功臣”。从此“湖曰钱（塘）湖，江曰钱（塘）江，皆以一塘分限得名。”于是在金牛湖、明圣湖外又增加“钱塘湖”^②这一名称。

“西湖”这个名称，最早始于唐朝。顾名思义，西湖是因湖在杭城的西面而得名。汉代华信筑塘前，钱唐县治尚在灵隐山下，西湖在钱唐县东，绝不可能有西湖之名。以后经魏晋南

^① 据杭州大学徐规教授、林正秋同志最近考证，明圣湖、西湖是两个湖。文见《杭州大学学报》1980年第1期。这里沿用旧说。

^② 钱塘湖，一说因湖在钱塘县境而得名，一说因华信筑钱塘而得名，此地采用后一种说法。

北朝到隋，随着今天杭州市区一带地方的逐渐成陆，钱塘县（唐朝以后钱唐县才改钱塘县）城也逐渐由灵隐山下向东边的凤凰山麓、钱塘江滨一带发展。据史书记载，隋文帝开皇九年（五八九年）统一全国后，废钱塘郡置杭州；十一年，大臣杨素在凤凰山下依山筑州城，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，已接近今天的位置。但直至唐初，由于杭州成陆未久，水仍咸苦，居民稀少，杭州要进一步发展，必须解决饮水问题。

唐代宗大历年间（七六六一七七九年），杭州刺史李泌在涌金门、钱塘门之间开凿了相国井（今解放路井亭桥西）、西井（相国井之西）、金牛井（西井西北）、方井（金牛井西北）、白龟井（今龙翔桥西）、小方井（今小车桥附近）等六口大井，用开阴窰、敷瓦管竹筒的办法引西湖水入井，使居民有饮用的淡水。自后杭州城迅速由南往北扩展起来，以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西湖，亦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长庆二年至四年（八二二—八二四年）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，他任内最显著的政绩是疏通李泌开凿的六井，以及修筑钱塘湖堤。当时西湖日渐淤塞，附近农田经常受旱，而昏庸的县官又不肯放湖水去灌溉农田，其理由是“决放湖水不利钱塘”，“鱼龙无所托”，“菱芡失其利”。白居易据理驳斥道：“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？菱芡与稻粱之利孰多？”于是决然疏浚西湖，用挖出的湖泥在武林门、钱塘门外筑成一条长堤，既隔江水，又增西湖蓄水量。同时又建石涵，使湖水蓄泄及时。他还在堤上树立《钱塘湖石记》碑，详载堤的功用，以及蓄水、放水、护堤的方法。“放水溉田，每减一寸，可溉十五余顷；每一复时，可溉五十余顷”，使沿湖农田免去旱灾的威胁。人民感激白居易，称此堤为“白公堤”。由于白居易的功

绩，杭州城市迅速发展起来，“州傍青山县枕湖”，位于城西的钱塘湖，遂又有了“西湖”这一朴素的名字。白居易在杭时，西湖已非常美丽，“绕郭荷花三十里，拂城松树一千株。”

“烟波淡荡摇空碧，楼殿参差倚夕阳”。白居易自己“凌晨亲政事，向晚凭游遨”，写了许多热情歌颂西湖的诗，使西湖更负盛名。

五代十国时，杭州一跃成为吴越的国都。在这大动乱的五十多年中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依次更替，战乱频繁，都没有能够统一中国。而吴越一隅，从唐末到宋，政治局面相对稳定，战乱影响较小，促进了这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，使杭州成为东南地区的名城。

吴越开国君主钱镠，除在杭州大修城垣外，并且很重视对钱塘江的治理。梁开平四年（九一〇年），钱镠修造了一条从艮山门到六和塔的海塘，塘内并筑石堤。这“钱氏捍海塘”的建立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，解除了杭州的海潮之患，使杭城范围也随之扩大。据《西湖游览志》记载：石塘附近“悉起台榭，广郡郭周三十里。”钱镠还设立一千人的“撩湖军”，专事西湖的疏浚工作。吴越钱氏提倡佛教，在西湖大兴寺院，建造佛塔，雕刻石窟佛像，当时号称“佛国”。据传昭庆寺、净慈寺及九溪的理安寺、赤山埠的六通寺、灵峰的灵峰寺、云栖的云栖寺、北高峰的韬光寺、天竺山的法喜寺、城隍山的宝成寺和月轮山的开化寺等三百六十余处寺院，都是在吴越时建立起来的。著名的六和塔、雷峰塔、保俶塔和闸口的白塔，也都初建于吴越时期。烟霞洞、石屋洞的石窟艺术，将台山的摩崖龕像和飞来峰的部分石像，都是那时留下的艺术杰作。西湖绮丽的湖光山色、丰富多彩的佛教艺术融合在一起，给单纯的

自然美注入了新的生命和魅力。

由于唐和吴越的经营，到北宋时“地有湖山美”的杭州，已发展成为“东南第一州”了。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《望海潮》一词中写道：

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，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重湖叠巘清佳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

词中用铺张描绘的艺术手法，写出了当时被称为“地上天官”的杭州的繁华景象，西湖的景色也被描绘得非常吸引人。传说就是因为这首词，引起了金主完颜亮“投鞭渡江”、“立马吴山”的野心。

但是，宋初以来西湖年久失修，日渐堙塞，加上真宗天禧年间（一〇一七——一〇二一年）王钦若奏改西湖为放生池，禁民采捕，于是西湖更草兴水涸，积成葑田。北宋一代，对西湖作出贡献的，首推苏东坡。他曾两次贬官杭州：第一次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（一〇七——一〇七四），做了三年通判；第二次在宋哲宗元祐四年至六年（一〇八九——一〇九一年），当了二年知州。他第一次来杭时，虽然看到西湖已被葑草淤塞了十之二、三，但那时他不是一州的主要长官，不可能有大的建树。他第二次来杭，时间虽仅隔十五年，而西湖已荒芜将半，父老反映：“更二十年，无西湖矣。”于是，他决心疏浚西

湖。在向朝廷呈送的《乞开杭州西湖状》中，他详细论述西湖有“必废之渐”和“五不可废之忧”。他所陈述的“五不可废”的理由，除第一条“放生”外，其他四条“民饮”、“灌溉”、“助航”、“酿酒”，都是从人民的生活、生产着眼。他用以工代赈的办法，从元祐五年夏天开始到秋天结束，共花工二十余万，掘葑滩二十五万丈，使西湖顿复旧观。同时并把葑草淤泥筑成一条纵贯南北的长堤，堤上建六桥，旁植杨柳、芙蓉，不但使西湖增添了“六桥烟柳”的景色，而且大大方便了西湖南北的交通。人民怀着感激的心情，称此堤为“苏公堤”，简称“苏堤”。为了防止西湖再次堵塞，苏东坡还专设“开湖司”的机构，募人种菱，以备修湖经费；并在湖中深潭立三座小石塔作为标界，禁种水生植物。这些小石塔，后来就形成西湖十景之一的“三潭印月”。

苏东坡和白居易一样，在政事之余，吟诵不辍，前后在杭州五年中，写下了三百多首诗歌，使西湖大为增色。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 山色空濛雨亦奇；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 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他这首诗历来被认为是吟咏西湖的绝唱。他别出心裁地把西湖比作我国古代的美女西施，于是西湖又多了一个富有诗意的“西子湖”的名称。自此以后西湖、西子湖就成了人所公认的名称，并出现于文人的著录和诗词曲赋之中，而原来的许多名称，也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。

宋室南渡后，建都杭州，改称临安府。以皇帝和大臣为首的统治阶级，迷恋西湖，偏安杭州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，把收复失地之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南宋王朝在凤凰山一带，

吴越宫殿的基础上大造皇城。北起凤山门，西至万松岭，东止候潮门，南到江干，兴建了大殿三十座，堂三十三座，阁十三座。据元初曾参观过南宋宫殿的马哥孛罗记载：“宫殿规模之大，在全世界可以称最，……垣内为花园，……园中有喷泉无数……，大殿以外尚有华美之大厅一千间。”《梦粱录》的作者吴自牧，也这样描写他所目睹的皇城宫门：“皆金钉朱户，画栋雕甍，覆以铜瓦，镌镂龙凤飞骧之状，巍峨壮丽，光耀溢目”。此外还在西湖大建御花园，南有聚景、真珠、南屏；北有集芳、延祥、玉壶。层楼叠阁，藏歌贮舞，极人间奢华之能事。此外，在西湖里还建造了许多用香楠木精雕细刻而成的“御舟”，供皇室、官府游湖之用。奸臣秦桧在今望仙桥东建了“相府”；奸相贾似道在葛岭盖“半闲堂”、“养乐园”，日夜与姬妾斗蟋蟀、寻欢作乐。他还有游湖车船，“不烦篙橹，但用关轮，脚踏而行，其速如飞”。杭州成了统治阶级的“销金窝”。

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暖风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林升的《题临安邸》诗，道出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怒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。

西湖经历代劳动人民的整治、建设，到南宋时确已花团锦簇，繁华无比。“一色楼台三十里，就中无处觅孤山”。著名的“西湖十景”，原始于南宋画院画家马远、陈清波的西湖画卷题名，这时也已形成。北方开封一带人民跟着宋室南渡来杭，非常羡慕江南苏杭一带的繁华富庶，于是就产生了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谚语。随着杭州城市的繁荣，旅游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。酒肆茶楼、艺场戏院、驿站旅舍等服务行业也随着兴隆起来。当时进杭城的通衢闸口白塔岭下，刊印了杭州

历史上第一种旅游地图——《地经》，出售给过往客商和游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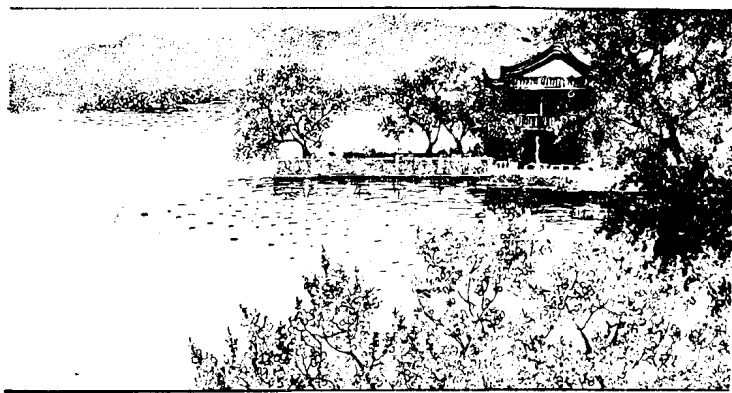
元灭南宋后元朝政府以为南宋亡国在于耽溺湖山，为了引以为戒，对西湖“废而不治”。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初，前后达两百多年。于是苏堤以西，阡陌纵横，悉为池荡桑埂；苏堤以东，葑草蔓合，紫流如线，难通舟船。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。正德三年（一五〇八年）知府杨孟瑛“锐情恢拓，力排群议”，冲破重重阻力，重浚西湖，使西湖“始复唐、宋之旧”。接着，嘉靖三十二年（一五五三年）在湖中修建了振鹭亭（即今日之湖心亭）；万历三十五年（一六〇七年），又在西湖西南隅围筑了“湖中之湖”（即今日之小瀛洲），使西湖又平添了无限风光。

清初由于战乱，西湖又复失修，使得“淤泥菰葑，充塞潋漫，两堤六桥及诸名胜，倾圯相望。”顺治十一年（一六五四年），世祖福临责令地方官修筑湖堤，及时蓄泄湖水，西湖景象，从此更新。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西湖风光，曾先后五次南游杭州，驱使百姓“浚治西湖，闢孤山以建行宫，并疏涌金门城河以达御舟”，他还亲题“西湖十景”碑，建亭勒石，“西湖十景”从此定名。雍正二年（一七二四年）又一次疏浚西湖，用湖泥增培苏白两堤，堤岸补植花木。乾隆皇帝也曾三次游杭州，在各风景区和“西湖十景”碑后勒石题诗，兴复古迹。他并下令在孤山行宫后面建文澜阁，珍藏《四库全书》，西湖之名，从此更著。

但是全面地、有计划地、持续地整治西湖，建设西湖，那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。解放三十年来，西湖园林建设的辉煌成就，使历代治湖业绩黯然失色。杭州解放后，党和政府便

立即着手全面整治西湖，在环湖群山和各风景区，有计划地种植既可观赏又有经济价值的树木三千多万株，如今都已郁然成林。在各风景点栽培的花木品种数以千计，如孤山的梅花，玉泉的玉兰，白堤的碧桃，花港的牡丹，里湖的荷花，满觉陇的桂花，花圃的菊花，真是万紫千红，四时不断。同时又全面疏浚西湖，重砌堤壩。共挖湖泥七百多万立方米，这些湖泥可堆筑苏堤这样的湖堤三十多条，从而使西湖的深度从半米左右增加到一米半以上，西湖湖水就更加澄清了。在砌壩工程中，共用石料二万多立方，驳砌的石壩长达三十公里。如白公、苏公、杨公有知，当甘拜下风了。在玉泉南面开阔了一个占地三千多亩的植物园，引种了四千多种国内外的名贵花木；在四眼井到虎跑之间的白鹤峰下，新建了占地六百多亩，具有山林特色的动物园，饲养着一百五十多种世界各地的珍禽异兽。花港观鱼、柳浪闻莺、玉泉等公园，进行了扩建；灵隐、六和塔、岳坟等名胜古迹，修葺一新。吴山、玉皇山的盘山公路已直达山巅。“近水远山皆有情”，“古今难画亦难诗”，经过三十年来的建设，西湖这颗祖国的明珠，琢磨得更灿烂夺目、晶莹可爱。

西湖面貌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的变化。西湖的全新气象，是日益走向繁荣的新中国的缩影。今天的西湖，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西湖，而且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西湖了。



白堤和苏堤

白堤和苏堤是碧波粼粼的西湖上的两条绿色锦带。它们一纵一横，把孤山和北山、栖霞和南屏联系起来；把宽广的西湖划分成五个大小不等、风景各异的画面。名闻中外的“西湖十景”，有五景就散落在这两条美丽的长堤上，所以它们历来被誉为“湖上双璧”。

白堤东起断桥，西迄孤山东南麓的平湖秋月，全长约一公里。它把西湖划分为里湖和外湖。循堤而行，可以充分领略西湖明媚的风光，是一条很好的游湖路线。

白堤平坦宽阔，中间是光洁的柏油马路，两旁是花边图案式的人行道，每边各有一行株距整齐的垂杨和碧桃，间以新置的华表玉兰路灯，道旁芳草如茵，造型非常优美。每逢春季，